父亲·铁路·我

（散文）李胜义

铁路如担，我和父亲分居两头，一个平凡的建设者和一名普通的管理者……

——题记

是父亲把我牵进钢轨和枕木凝就的人生轨迹，立了坐标，钉上路徽。

父亲儿时聪敏，自幼好学，因家境贫寒，便如拉粪车的牛犊，沿陡坡吃力而上，硬生拉进兰州铁道学院。社会这家庭主妇将他和妈揉进面团，有了我。一头铁路，一头农村，父亲在两个端点疲于奔命，长夜漫漫。

吮吸农村的乳汁时，我也嗅到了铁路的气息，感受他浑厚的力量。

1985年，不知是父亲撼动了命运，还是命运受到感召，父亲将全家从关中黄土地挖出，移栽至襄渝线和阳安线的握手处——安康。

群山绵延，“党给咱解决两地分居，照顾咱。”父亲说。抬头看天，几丝云彩，去留无意。

从此全家吃上铁路饭。

看电力机车拉长长车皮，气笛凄啸，如龙似虎，心中一阵悸动。再看轨与枕咬牙支撑一列列车驰过，脑海陡然明晰，恐今生与铁路为伴了。

“爸，铁路是咋修起来的？”望着这神奇的血脉，我痴痴地问。

“那是工程局的事，碎娃家，不要胡嚷火。”父亲在新的环境劳累奔波，难顾及。

父亲留下一个谜，一个我许久以后仍难解开的谜，也许是谜面拓展的缘故。

然而命运却注视并偷听了我们的对话。

神差鬼使，学绩尚可的我偏相中了石家庄铁道学院（当时并不知晓是铁工院校及其本质含义），也许是垂涎天下第一庄的美名。

于是接到录取通知书，黑色幽默。

父亲送我报到，一切都明白了，我却有点喝烧酒的感觉。

“跟我回去还是留下？”父亲默立静问，神色凝重。我想起火车隆驰时吱呀作响的轨枕，想起震颤的路基和桥梁，想起钢轨腰身积年累月的油污。我明白要解那个谜了，冲动和新奇在体内相扑。

“留下，爸，你快回去吧。”我轻松的一句话便扭了人生方向盘，快活得有些难过。

四年学海，弹指悠过，我惶恐而多少有点兴奋地来到咸阳铁二十局报到，等待分配。人生有多少等待！

三处再分配，三段宝中新建铁路工点。我扛着铺盖卷，也扛着父亲留下的那个谜。

四海浪迹，流动分居的筑路人以宽阔的胸膛迎接我的驶进，释着我的谜。

我想起铁路上的千万名乘客，想起那些乘坐列车四处旅游的人们，他们是否会想起筑路人？

我以全部热情浑身血汗拼命工作，眼前浮现父亲黝黑面庞，厚厚镜片，白白鬓发。

冷天涩水黄沙贫地，冬天到了。

有一晚，月如盘天似漆大地象熟睡婴儿的摇篮，我咂摸着由眼眶溢出的咸涩如虫的液体。我想城市想霓虹灯想我平平淡淡的父亲。

家信在千里长距的空间架起桥。

“娃呀，铁路是台庞大精密机器，少了哪个零件都不行。修铁路是苦，可总得有人修呀，别人能过，你就不行？单位少人才重用你们，就要扎根立足踏实工作。就是在农村，你也得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既来则安，好好干吧，情况会好起来的……”。父亲大学毕业，却脱不了关中人的根。

父亲的信基本都是一个主题，这主题深邃苍远，蕴着永久的韧性和力量。

父亲，孩儿跪读你微驼的背，跪读你额上道道沟壑，心潮难平，今天读个半懂，明天继续读，直到永远。

就这样，我和父亲都成为共和国铁路300余万员工中普通的一员。我们在各自的轨迹缓缓运行，酸甜苦辣，淡泊平凡。我们吃着碗里的饭，想着工作，想着铁路。

先走龙蛇

为何不知杨振宁

杨新寿

据报载，香港一影星抵达东北某市，几百名“追星族”的少男少女们手持花束在机场迎候，听说同机抵达的还有一位叫杨振宁的名人，便纷纷打听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一家电台也竟将杨振宁搞错成杨振宇。此事曾引发人们不少的担忧和议论，新闻舆论亦为此宣传得沸沸扬扬。大多都是在对这种现象表示忧虑的同时向“孩子们”发一通责怪，说青少年应该知道杨振宁，但却发生了这不“应该”的事，“反映出这些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等等。笔者认为，把批评的棍子一味地向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们”砸去，未免有些偏颇。固然，青少年们应该知道杨振宁，应该知道科学家。但为什么却偏偏闹出了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人们为此而感到可悲的同时，细想一番，这没有“应该”的根本原因难道不是一些成年人们“应该”而没有“应该”所造成的吗！为何不知道“杨振宁”，为何不知科学家；大概首先是因为没人“炒科星”。近几年，咱们的宣传媒介，大到报纸、广播电视，小到刊物图片、年画之类，大有歌星影星独霸一切文艺宣传阵地的趋势：什么歌星影星的轶闻趣事、生活传记个人爱好、婚姻爱情，简直比封建时代“王妃贵妇”还要显耀。就连一些名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化妆品亦成了一些新闻媒介热衷追踪报道的主题。说到底，他们的名不正是这样给“炒”起来的吗！而有谁象这样“炒”过科学家呢！非但如此，一些新闻媒介、杂志刊物在宣传科学家方面真可谓惜墨如金、内容简直少得可怜，致使应该达到的宣传份量都没做到。人非生而知之，孩子们自懂事起，就被这铺天盖地而来的“炒星热”搞懵了头，他们那幼稚纯洁而缺乏鉴别能力的心灵就自然而然的不知“杨振宁”了。所以，造成“追星族”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教育上的失误”。

那么，为什么不“炒”科学家呢？深层次的原因，大概还因为科学家们穷。许多新闻媒介、报刊杂志为自身经济利益，靠“炒星”创收。科学们虽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自身比较贫，哪能比得上那些“歌星”“影星”什么星的一出场就数万、几十万地赚钱。在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冲击下，一些人受物质利益和享乐观念的驱动，追星“炒”星，以致形成“炒星热”。当然，说起造成这星那星“炒”起的“身价”，除了其它因素外，与时下存在的不正之风有关。一些地方或单位借搞这个活动、那个庆典，慷国家之慨。以高价请明星演出，一些筹办者从中中饱私囊，而观看者却大多都是免费。如果掏个人腰包恐怕没有这么积极。这样的例子见诸报端的就不少。奇怪的是一些灾区，亦用巨款请明星演出，不知这样做对救灾有多大好处。一些企业亦把企业经营成败的“宝”押在明星作广告上。靠明星做广告提高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未尝不可，但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效益，恐怕还要从根本上提高产品质量。而提高质量的关键要靠科学技术，靠科技人员，靠给科技和科技人员多投点资。所以，愿“炒”星热降温，能否都来“炒炒”科学家。

塞上联想

薛海春

阔别数载，探访故里。幸至塞上，耳目一新。昔日，“茫茫黄沙漫无边，风起沙飞暗无天”的景象杳无踪影。而今，马路两边，绿树成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头远眺，更使人惊叹不已。四条176万亩的固沙林带基本建成，万亩以上的成片林159块，农田林网280万亩，沙区水库205座，稻麦交辉，处处绿洲，真乃“塞上江南”。可奇怪的是，总感到有点“鸟入林”、“人归家”的氛围，同时也带点悲怆，带点不安。社会治安情况太差，难怪连我这个乡里乡党不留下“买路钱”也是很难过关的。

自古道：“官清民自安”。这句话说出了世世代代善良百姓的真诚愿望。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又是真实写照。而今，90年代了，人民作主了，早就“天翻地覆慨而慷”，但是，车匪路霸，鱼肉乡民，危及社会，该不是闹着玩的？米脂县原公安局长高胜秀堪称“塞上一霸”，竟然杀到县委书记的头上，惊动了上苍，动了真格的。应验了《红楼梦》中的一句名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也是社会，这也是规律。

《资治通鉴·唐纪》有一段记载：宪宗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不闭户，商旅野宿焉。窃以为，这段文字未必全面，可点滴之处足可借鉴。愚人愚想，强国之路，洋为中用，立国之本，可否古为今用？古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这就要居安思危。今天，我们仍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相对贫穷，财政赤字230亿元，而一年的公款吃喝竟要掷掉1000亿元，信嘴吃断江山，此等陋习，当在扫荡之列，只要我们能象今年春节北京禁燃烟花爆竹一样，下了敢破千年之规、万载之习的决心，我们的未来定能更加繁荣昌盛。最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明文禁令，严厉打击车匪路霸，严格禁止干部接受馈赠，实实在在减轻农民负担，大刀阔斧反腐倡廉。善哉，快哉。

目下，人心思治，人心思安。11亿人团结一致奔四化，难乎？难也。然而，天下之事，为之，则难者亦易，不为，则易者亦难。

土洋结合接新娘　　沈宇　摄

灵魂的歌声

——记长篇小说《白雪》及其作者

·孙见喜·

灞河的水悠悠流淌，唱尽了几千年的雄灞之歌，也唱尽了几千年的凄婉之歌。然而，它不知道，就在岸边的青草地上，一个孤独的妇人，唱出了底层社会的哀灵之歌。

这里活该有一棵大槐树，也活该这棵大槐树有如伞的冠盖。她每天清早就来到这里，背靠大树，在自己的膝盖上写那首长歌。春来秋去，她一日不免。这块地上，连草也不生了，竟成了一方平整的场地，那是她的构思，她的徘徊。连蚊虫蜂子都迁走了，它们不忍打扰这位可怜人；槐树也通人性，它把枝叶密密地篷在她的头顶，雨天里让她淋不着；草儿也识人意，只在四周疯长，围墙般护了她，南风北风不能吹着她。

她叫孙君仙，在这青草地上写了十三个年头。她没有住房，因为她不是这个城市的户口；她曾经是某位市民的家属，但离婚后她连家属也不是了……

她是彻底的黑户。住在灞河岸边的草棚子里，赤足的小女与她作伴。夏天，她去洪庆那边拾麦穗；秋天，她去草滩一带拾包谷；春天日长，好心的农人这个送她一升大麦，那个送她几斤黑面。关中平原上野菜多，天赐给她们吃不完的维生素，荠荠菜、灰条、刺芥，小女儿从小就认识了这些城市孩子在字典上也难以找到的植物名称。

她终于熬成了工人，是某大厂的“五七家属工厂”。为了珍惜这个机遇，她当炉前工，大火烤得脸上起了痂；她甘心加班，甘心帮大伙的忙，甘心吃别人不能吃的苦。

然而，她患了肝硬化，又不得不退休，每月退休金是二十七块五呀！还要养活女儿，还要求医治病……

命运是一个魔鬼。她在血水里熬过，在碱水里煮过。命运没有把她摧毁，她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活了过来。解放初，她是如花的年龄，在那个风光秀美的县城里，她当了商业干部，又追求着美好的爱情。但是，她抗不过旧意识朦了双目的母亲，被迫嫁给了一个工人。工人的家在农村，父母需要人侍候。她就把户口迁到农村去，心想勤劳加和睦也能过上好日月。但命运偏不这么安排，婆子早上吃了荷包蛋便一天都离不开水烟袋，公公是个死不吭声。她第一个孩子病死了，他们只是埋了算了。这样的日月怎么过得下去？她唯有去远方追寻丈夫。千里寻夫，夫却是反革命。人被隔离着，她日思夜想。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落住脚，直等到丈夫平反归来。

归来了，丈夫只是约三几朋友打牌下棋。稍不如意，便拳脚相加。后来，便离了婚……

便有了十三年的写作生涯。她文化程度很低，没学过拼音，从新华字典上查一个字比海中淘金还难。就在那棵大槐树下，四十万字的草稿写了八遍，三百二十万字啊！整整三部半《红楼梦》的劳动量！何况还是一个肝硬化的病人！

著名作家邹志安生前为这部手稿深深地感动过，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过问这部小说的命运。在印刷期间，昆明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哭成一团，以至全厂的生产秩序乱了规矩，不得已厂长打电话到出版社，最后还是她去厂里见了一次工人才把那些心底的共鸣平息……

书终于出版了。她一路哭着跑回家，又在电话上向责任编辑连鞠三个躬。责任编辑能说什么呢？面对这位超越了平民意识，超越了忧患意识，而把笔触大胆伸向民族心灵苦难史的作者，我当然不能说她比张贤亮伟大，她比王蒙伟大，但我可以说，她表现的生活形态和这些生活形态所蕴含的苦难意识他们未必有。想象的局限缩小了许多作家的伟大，生活的无限又使多少大作家有限的生命经历相形见绌。

我想起一句农夫的话：人生分几截活哩，挺过了连阴雨自有好日头在前头。

人生之旅

·克林·

你不喜欢告别
不愿意带着别人温暖的眼泪
踏上远行的路

那些关注过你的亲朋
总爱把忧郁洒在前方
总爱预订返程的车票
你的目光却飞禽似的
浮出黎明的露珠飘然而去

握着那条命运的河流
便要叩问海角天涯
便要通过隐痛持久的渠道
熟悉理性的坝筑和闸门
纵然无法透出坚实的水面
传递那首旷古的歌谣

但你没有跳上别人的扁舟
淘洗蒙尘的躯体 逃避
狂怒的炎夏和漫长的雨季
你的足音亦如疾奔的马蹄
飘拂于你的天空你的草原
你开满了野花的心底

你不承认自己是孑然一身
也不是为了招致怜爱
或者消泯仇恨而去流浪
你只是为了脚印不致生锈
才用艰辛用凄楚吟唱
让爱你的心体会那一段距离
随你而去

我愿是岸

（六　章）于洪乔

（一）

不做条条杨柳的感伤心飞絮书写离愁，不为片片白帆的风情苦恋一湾脉脉海天，不去树下谛听生命的箴语希求那一枚晕红的叶子呼唤远山，我愿是岸。

尽管岸是期待的港巷、残梦的故乡，经历过滩头与激流的彻悟、把身前身后的漩涡浪波化成喋喋叮咛、收集起典丽花束；你心目中依偎的臂弯、温热的双唇、坦诚屏障的胸膛，都在替你的苦寂解缆。

（二）

泰然自若、历披千百次萧疏寒迫，在一派寂寥景色中点燃青翠的生命辉耀天空。你是红叶 。

将艳艳的歌唱在春光里，将成熟的心憩栖在高原上，将一丛丛情萌生在爱的枝桠间……

天地不再有污秽与创伤，金秋携来无涯无际的圣洁绽放着一片灼灼火红。

（三）

挂在心上的圆月被割去一半，漠漠思念滴成冰凌般抽搐，宁愿让冬来封冻急待的顾盼渴念，陪伴冷冷的霜花装饰柔情的清白；

不去怨雪。生与死是喧哗宁静的交替，迸发与皎洁掀开北国素馨的日历……

涩涩、苦苦、甜甜，将在朔风呼啸里走向你。不甘缄默，紧握真诚的视线，融入那颗曾挣扎在桎梏中的心。

（四）

属于绿的开始就是绿的结局，不再构筑故事的首尾，将它从焦虑中删去；那多余了的话语已经躲进彼此的记忆。

情缘、命运、梦境把一个萧萧的季节托给认知相遇，朔风、残塘、山亭深深埋进厚厚的书页；注定了我一生想你……因为不管是细雨轻沐夏草、空寂清淡残月，还是凄风梧叶惊秋、青丝白发相继，都拥有你。

（五）

不从奇幼的冰雕上企图发现希望，宏伟和辉煌将在阳光下还原于水；不去清瘦的湖边回归一个信念的主题、粼粼的水波被风将你的影子拉长；

踏过江南嫣然的花序、升起青鸟凝睇的暮霭里，梦梦携手，等你、是你。

深知如期而至、冷落檐角的风铃绿化塞北翠羽，你古典地走来如一阙《踏莎行》；隔岸、隔山、隔世……美丽着生命中的柔曼默守、隆起的相忆，那份迟迟的无悔亦是耿耿心敬……

（六）

青春已经叠做成纸船沉在一带殷红里，重复回眸抵达眉岸；揽起舷前的月色涌向心屿，江水邂逅窈窕倩影、脉脉双波怀怀萌动、星宿蟾宫喃喃细语——初识，只有那光环、灵犀，只有那璀璨、醇香，只有那悠悠怅惘……

□本版编辑／杨乾坤
□刊头设计／董凤山

商州有座大云寺

屈超耘

当我随着文管办老陈，详细地看了它的全貌，不由得打心眼里感叹：好恢宏！好气魄！山门、牌楼虽旧，依然古色古香，摇曳着历史的韵致；大殿虽毁佛像，却巍然耸立，展示着盛唐的文明，素静！幽穆！在闹市区“寸土百元”的黄金地段，它竟占地十六亩之多，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在；然更奇的是，外边市声鼎沸，寺内却幽静万分，当我又费时一周走访了老商州及详查了有关它的历史资料，更不由得想大喊出声：如此高等级的古建文物，我们迟至今天才发现了它，真真愧对先人。于是，我便在难以抑止的感奋情绪中撰写此篇文章，并立即将它的全部情况告诉读者。

大云寺这座佛寺，与天下其它佛寺从形式看上并无多大的差别，可与现存的一般佛寺却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这是因为它的兴建和武则天的改国号为周大有干系，换句话说，它是为则天皇帝改朝而特意建立的。“大云”二字来源于《大云经》，《大云经》本为古天竺一般佛经，因为经中有“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等语，被我的乡党——陕西户县人冯小宝看中。冯当时正深受武则天的宠爱，被赐名薛怀义，主持洛阳白马寺事务。于是，冯便联合僧人法明“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俗谓中华及东方之国的领袖）。”（《旧唐书·卷六》）而武氏当时正谋算改朝，便接受了御史郭宏霸称自己为“弥勒佛身”的奏折，“制颁于天下，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范文澜《唐代佛教》）商州这座大云寺，就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建立的。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后为《华严经》写序时，带有极欣慰的口吻谈到建寺之愿已酬的心情：“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一偈先彰；玉宸披祥，《宝雨》之文后及。”这，就是大云寺不同于普天下佛寺之处。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和则天皇帝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她建立大周后，换了十三个年号，历时一十八年，在耄耋之年受到社会各种压力，无可奈何地又还政于其子李显。随着李氏地位的巩固，当年全国所建的大云寺理所当然地改名或拆除。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全国保留下来的，也莫过于山西临汾和陕西商州这两处了。

商州这座大云寺，一千多年来算得上气魄的。位于州城陆杨巷内的现寺，当年称下寺；而距下寺二里之遥的金凤山，则有上寺。上寺因明代嘉靖——万历间被火烧掉，清代在原址建立启秀阁，直到解放后才被拆除。据75岁的商州籍地方志专家刘庭芳先生谈，大云寺的兴建虽然商州志无明确记载，但老祖宗留下的传说，为唐贞观年间尉迟敬德监修，（巧得很，此说和现存的山西临汾大云寺兴建年代相同），到了武则天时期才改名大云寺，武周消亡，又改名西岩院，直到元代至正年间才仍改了回来。现在大云寺的建筑物，是明代复修的，一进山门，两侧有四尊顶房而立的天王像，威武雄奇，托塔天王李靖手上的塔，也高可摩瓦。中殿五大间，供奉着三尊巨佛、佛身刷着赤金水，可惜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群氓无知，打碎了佛像，担土作肥料施田去了。至于上寺，虽然寺庙早殁，但那两株挺天而立的古柏，似乎仍在向人们诉说大云寺的历史沧桑。据刘先生说，这古柏的岁数至少当在五百岁之上。

在商州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大云”二字是全州尊严的象征。由于有了上下二寺，连城北十五华里最高的山峰，亦被群众称名为大云山。这样，山和寺便都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联结在一起了。

应该在此文中明确一提的，商州这座大云寺其所以能够历千年多次浩劫而存在，成为全国保留下来的极少数中的一员，全得力于历代朴实的商州山民，他们虽无那么高的文化，却也没有那么多的男尊女卑思想，更没有那么多的儒家正统观念，不为各代腐儒咒骂武则天而随波逐流，管你别人拆不拆大云寺，我自我行我素。更特别值得一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洛军分区于保护大云寺不受损害功不可没。古寺远在民国年间，就一直被国民党法院等单位占用，1949年随着商州的解放，军分区接收了它就一直在寺内办公。几十年间在军队管理过程中，首长们明确表示，要把古建筑维护好；接着，部队便把几座大殿的檐墙作了加固，并在殿顶架设天棚。这样，就使得殿中上部的大量壁画无一脱落。今年夏天，军队把古寺移交给文物部门后，虽然天棚还未拆除，仅北檐墙西上方裸露在外的两幅，就使我大饱眼福。壁画是采绘的佛像，第一幅，佛的衣着是白衣蓝边，头部和周身均罩有光环；圆脸、大耳、坦胸，盘腿打坐于莲花台上，双手合放胸前，捧黑钵一盏，袈裟垂于地面。和一般佛寺壁画不同的是，除额部有珠砂圆点外，头顶又有一粒，第二幅，佛身着红衣，蓝边，双乳隆起。两尊佛的脸庞，既像男又像女，而从隆起的双乳看，则完全女人一个，我说，佛讲大慈大悲，故身为男人却有着女性性格。文管办的陈主任，是位颇有学问的文史专家，他说：“这佛就是武则天的象征和化身。武氏虽为女流，其刚强不让须眉，称帝改朝，千古一人，既有女人的慈惠，又具有男性的雄武，故壁画上的佛便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了。”就凭这佛像男女形神而兼备，恐怕就是大云寺不同于他类佛寺的一个显著特点了。

商州有座大云山，其山高可千仞；山下有座大云寺，其寺庄严挺秀。这不单是商州人的骄傲，大概也是全体华夏儿女的骄傲吧！

（书法）李少荣

临江仙

李明声

黄河劳司女工孙君仙，初中一学期文化。自幼酷爱文学，半生遭遇坎坷。一九八五年病退后身居陋室，潜心学习创作。今春其长篇小说《白雪》终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奋斗精神令人感动。

灯火阑珊穷寂处，十年惨淡经营。无声陋室孕雷霆。章章悲泪织，字字苦脂凝。　不信文坛深似海，志坚终作游龙。苍天未为助神功。群轻折轮轴，积羽沉朦艟。

柳枝

高亚平

折一枝春柳送你
那一定美丽动人
在你远行的时候
在与你分别的时候
柳枝青青
展现出绰约的风姿
从我手传入你手
蕴含了几多情意
想你一定把它种在路边了
抑或插在水滨
不然　天涯处处
何以柳絮飘飞

无题

秀秀

在梦落如花的夜晚
或是凝眸窗外的清晨
心，总是静静地
在记忆的湖上
承受一股不肯远去的风
那是一缕不经意的
如春波般细淡的笑纹
那是一抹无底的
九月的天空般的眼神
尽管一切都已远去
尽管从未表露过心迹
但只要生命里曾经拥有
此生　便再也不会失去

妙施瘤体注药　终于降服顽疾

本疗法特点：一切为了病人，奉献一片爱心。妙施瘤体注药，无需施行手术。不伤正常组织，专攻癌瘤细胞。疗效可靠神奇，为你赢得生命。一切适应症者，无效均不收费。

第四军医大学老教授孙国彦，经过反复探索，采用瘤体注药法，降服顽疾——癌症。

孙教授经过几十年的艰苦研究，将自己研制的增效治疗剂和抗癌药，直接注到瘤体内，不但药尽其用，而且专攻癌瘤细胞，不伤正常组织，减轻病人痛苦，取得意想不到的神奇疗效。

主治：乳腺癌、甲状腺癌、肉瘤、头颈部肿瘤，食道癌及一切近皮表肿瘤。

孙教授在西安市南郊郝家村170号“妙回春诊所”应诊。（五路汽车终点站南150米巷内）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办公室7224642 编报部7277708 记者部7224614 副刊部7224649 广告部7282196 美编室7224654 专题部7224664 群工部7224613 本报社激光照排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